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
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
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為務事圖減削過為裁抑人心大
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既植同門

者互相借譽異已者力肆排擯檜為宰相兼此二罪尚

何俟而不謹之乎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褻職告詞云聳動四方

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克家之文也秦大憾之按此時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

詞何人所作
明清蓋誤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

覺金部員外郎潘特竦兵部員外郎鄭朴樞密院計議

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棐言覺嘗游蔡氏之門輕脫

干進故也朴西安人與特竦皆秦檜所引故棐並斥之

仍降淵三資與覺皆黜監遠郡市征大理少卿張宗

臣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
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
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
非女能為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已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
心致天變故也 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試吏部尚

書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
侍郎 詔雩祀上帝復以太宗配用太常少卿王居正

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趙子畫奏行之
新除右司諫劉棐言監察御史李靄係親姑之子
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 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

江州太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為樞密副都承旨
煥在遠方盡得其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
害請幸荆南訓兵以圖興復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煥初除日不見令
因得祠遂書之

庚申直秘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暎右朝奉大夫提

舉權貨務都茶場王昞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
秦檜親黨為御史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已罪抵死者不赦
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
一色見錢銀絹充糴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
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
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
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

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遣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於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

文紹文九年七月為翰林待制不
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臣且附香藥果茗縑帛

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減三
之一寧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遺左副元帥宗維金二
百兩銀千兩遺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
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已下亦
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

帛遺劉麟

熊克小歷云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蓋從日歷
所書也按此時豫已僭號不應作書日歷紹

興三年九月乙丑潘致堯狀元降信物內有退回物色
劉大總管天淨紗等有旨並赴左藏庫寄收劉大總管

也即麟

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 集英殿

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

益兼侍講

在丙寅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

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

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為先務

熊克小歷於此下書遂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

親兵按史沂中今年三月己酉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請之後克蓋誤也

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絢知紹興府 初置六

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為之秩
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兼

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為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
聞偽齊王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
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
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
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
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望假以制

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為沿淮防遏使未

行尋罷紹先復以為都督府統制

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頴以八月

甲午紹先罷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見

詔太史局令丁師仁等

造渾天儀不果成

宣撫處置使張浚遣其兄右承務

郎澆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功

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偽徐王偕來是日至行

在上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真詔大理劾治宗元方

城人為浚辟客道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為上舍生
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尋詔宗元進秩滉除直徽
猷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 詔自今應賜帛者自禁
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外每
匹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
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
進官當制學士恭密禮失之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

以為斥堠自當塗之碣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堙池州之鵲頭山凡八所旦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睽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孜孜為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

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願浩曰當如
聖訓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 馬
友之死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
去詔罷積仁

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

通初見正月癸丑

傅崧卿以通為修

武郎本府親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為尚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
也 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徽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為湖南轉運判官陳橐為江西

轉運判官

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秦檜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章言

為御史以朋比逐即指此也

降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

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為呂

頤浩言以寧向在荆湖妄用便宜專殺掎斂害及兩路

頤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則

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

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

在官所願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諲輕肆
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
朕藩邸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
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為過舉上乃許之翌日

批旨行下

按日歷向子諲罷帥乃願浩口奏不云有言
章而壬申日行遣乃有臣僚上言纔八十許

字不知
何也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

雷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真俸為守臣所
劾故有是命 宣撫處置使司言見依倣朝廷體制造

綾紙度牒為贍軍修城壘除戎器之用或不如則乞給
降度牒萬道付張滉以歸俟至即罷詔以五千道賜之

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

筆行下用三省請也

宣和二年正月九日立御筆日限
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

法並作聖
旨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遙

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謂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
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
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寢前命

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

日曆九月十五日
奉御筆樊端彥已

降指揮更不施行此月
丙子呂頤浩云云可考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
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
御史臺主簿唐煇守監察御史煇吳縣人也 御筆

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大中大夫
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即衝罷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
臣之貲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貲多士人失職公帑

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為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
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為本司都統
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 賜江東
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張俊名守
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為御前忠銳第二將
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餘忠銳
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延壽也今並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邴並復資政殿學士責授左

中奉大夫薛昂復左太中大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王安中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並復左中大夫責
授秘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亳州明道宮皆以赦叙
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諂京下以壞學術安中附王
黼以開邊釁懋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
近恩從之

俯奏在十月甲辰日歷不書安
中及懋叙官今以俯章疏增入

是夜彗星

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寔禮為翰林

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襄鄧鎮撫

使司統領官侯進言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

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為郢州都巡檢使仲為霍明

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招安

十回

一月乙卯奏至

尚書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觀

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卹及軍期等事與前

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

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
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
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朱勝非曰不
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
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
同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
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

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

也熊克小厯初鎮江府有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

所從出有旨劾世將違旨府僚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日厯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

狀本府未經兵火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煥申明朝廷省罷近於今年六月八

日承省劄據內藏庫申獲聖旨織造起發本府殘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七萬餘貫乞展限來年起發戶

部勘當所乞難行劄本府速行計置今來委是無錢起發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

府織造御服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按此

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實紹興三年再舉

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
見四年三月己未克實誤也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

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
為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
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為耻未敢盡言故
有是命

己卯降授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整
降授海州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

士以赦叙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

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

事在十月辛丑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

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州

移司在十月辛卯

務要招徠

蕃商課額增羨

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許自便仲熊

坐照附苗劉謫嶺外至是始釋之

是日呂頤浩奏論

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為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

帥臣兼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

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

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災
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掠虛美
願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
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
作大變上曰伏闕事儻再有朕當令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
副使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
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

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
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方鎮以來前執
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棐屢言綱跋

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

日歷載出
奏稟及指

揮殊不了了蓋頤浩之意專為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
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隸元管州運獨李綱正領一路
耳今詳載
庶見本旨世忠言提舉官董旼招馬友曹成之衆得

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揀其軍
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鶩

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

川陝向有宣撫司
兩淮京西分鎮地

故不
遣

時盜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

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
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
纁尚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蒙御史臺主
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五人為請上皆召見賜
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歷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

居它官者仍攝御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

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

子畫始 名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

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誥直秘閣

誥已是去年二月甲申

先是張浚錄誥功進三官除職名故申命之已而言者

以為太過遂罷遷秩之命

誥罷遷秩在十月巳丑

殿中侍御史

黃龜年言近旨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舫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

得接便騷擾

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 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
用本寺請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 宣撫
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鎡知
遂寧府 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宋穩所部並付沿海
制置使仇愈

甲申直秘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為李允文所執岳
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庾出

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 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

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

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

時呂頤浩用提轄權貸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

行下

鹽鈔畫一日歷全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
乙巳右諫議大夫徐俯劄子比降鹽鈔指揮內一

項貼納錢三貫文者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旨廣

南鹽鈔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淮浙鹽鈔已降畫一

指揮施行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

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今參附

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鈔畫一與張浚措畫指揮

乃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俯劄子廣鹽指揮詳具本月

日可以
參考

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

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榷之做大觀法置
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
都潼川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
銀絹總為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
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
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
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

莫如簡州舊為課利錢纔千三百緡絹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榮邛岷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臣十七員以孟庾至府故也右僕射朱勝非常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以為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

位建功立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
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
庾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庾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盧知原為參謀官從之

十月
戊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為端明殿學士川
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
第以宣撫處置為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關
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

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謗議於東南
大畧謂浚殺曲端趙哲為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為非
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為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

在未知也

朱熹撰浚行狀云謗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
趙開為非是按浚用玠時人皆以為宜所以

諗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驕倨開聚
歛耳於玠無所與今刪潤修入

端明殿學士江南

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台州崇道
觀以言者論光頃為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
而光含憤興訕故也先是光嘗遺呂頤浩書稱李綱凜

凜有大節中外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
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
牢不可破上以為然

頤浩白上
語在辛巳

都督府參謀官傅崧

卿兼權知建康府

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

知温州以孟庾言邁在福唐保護下四州有勞也 集

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洳鄭望之右文殿修
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赦叙
也子洳令鑠子宣和末嘗以雜學士為陝西都轉運使

坐累免至是始復之

令鑠 錙 王世雄子
故寶文閣待制

右朝請大夫

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婺州編管人施達移瓊州編管以孟庾言范汝為殘

破閩中達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荼毒之民
故有是命達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偽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為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 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

宗正司事令時為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為將仕郎

此據明年三月錫乞

祠狀

初劉忠既為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

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即以廣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金將攻蜀遣使臣相偁間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賈

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為信兩傍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難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虛中遣相偶事以紹興四年十一月宇文粹中所奏修入黎氏

以十一月甲戌
奏至今併附此

偽齊長星見偽太后翟氏死謚慈獻

是秋金國主晟如燕山府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
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耶律伊都
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祁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
燕山統軍浩里謀為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
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
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
覺而獲之宗維族浩里命希尹誅伊都于大同伊都微

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乃奔塔坦塔坦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塔坦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富于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

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為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既不成他日惟間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維泣謝于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邪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

帥相顧而笑踰年乃釋

西京即雲中大同府南京即平州

內樞密使

楊朴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伊都

原書作餘覩
誤改見卷一

浩里

原書作稿里
誤今改正

塔坦

原書作達剌
又作鞞剌並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為軍旅之事馬政為急多事以來國馬為彊敵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于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

命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徽猷閣待制右
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議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
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秘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
書舍人坐朋附蔡條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禮部
尚書兵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
子崧已卒于潯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于都市勃偽稱徐王下大理
至是獄成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徽猷閣待制樞密都

承旨趙子畫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
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券饋遺金銀共計贓絹四千餘匹
當杖脊流二十里居役一年詔勃依軍法命神武前軍
統制王瓌大理少卿元袞莅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給
勃勒停內侍武翼郎趙民彥坐驗視故不以實湖北安
撫司將官敦武郎秦濤坐護送勃擅留禁兵並除名彥
民英州濤永州編管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衢州吏白守
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避正堂以待思溫曰即乘輿至

何以待之治具如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溫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鼇言恐奸雄假尺布斛粟之謠以為嘯聚之釁乞以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鼇為樞密

院編修官

如鼇已見元年六月其建請在九月辛未除官在十月己亥今聯書之

思溫鄞

縣人也

臣謹按靖康陷敵皇族數云徐王見在祁王沒于五國城時顯仁后南歸之後去此已久足明

其詐也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

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

言者請諸

州守臣移罷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權從之 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熙寧初取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 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為江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倣務川城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

置珍思承漆播五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
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果廢 朝議以坑冶所得不
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
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
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
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
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
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為官軍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尋以寶為樞密院准備將左

宣義郎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敵國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

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算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脣江南者國之齒脣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為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并力助敵為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

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
緊諸將是賴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
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鬥內
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驚服賊
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趨趨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唱
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得已也而偷惰冗
食十常三四為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為畏專務姑息故
常敗事為今之計宜無恤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

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
致死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為事者而貴遊
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
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願修此十
事以承天意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
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諭輔
臣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闕失

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契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進士周拯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固嘗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之

上詔在己巳

乙未詔起復徽猷閣直學士王庶語言輕率用意傾險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始用張浚奏也右

文殿修撰劉觀復徽猷閣待制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
黃潛厚落分司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左朝散郎提舉
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
冲祐觀胡世將並更竅一赦取旨皆以刑部檢舉也既
而右司諫劉棐奏潛厚聚斂苛細賣官鬻爵等四事命

遂格

棐奏在十
月丙午

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福建路都轉運使以大理卿張
公濟充集英殿修撰為之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

故呂頤浩以為請 詔統領軍馬官經由及屯駐所在
以請受之類為名陵犯知通縣令者流三千里將校依
階級法時統兵官在外肆為克暴韓世忠後軍統制官
巨振過安仁縣笞邑尉數十幾死論者以為言故立法
日歷載所立條不甚明了
今以慶元隨勅申明修入 河南府助教杜諤嘗集春
秋傳右司諫劉棐請付之學官從之諤眉山人以春秋
教授諸王元祐中舉進士不第而卒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

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上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省兩浙添差漕臣員

己亥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知夔州韓迪降三官落職責監資州在城稅務坐奏偽徐王不實也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志氣剛方早聞于世其于文學直其餘事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 都省言江西吉筠州臨江軍上供糧斛累

年不至今歲豐稔乞命倉部員外郎孫逸同轉運副使
韓球催理三十萬斛赴鎮江府交納從之 詔自今非
監司及沿邊守臣毋得再任違者令御史察之時言者
以為士大夫貪冒苟得巧圖因任非國朝舊制故有此
命 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張滉入辭並
賜五品服 是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凌唐佐為偽齊
所殺初唐佐既降事見建炎三年九月壬子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
府有尚書郎李亘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

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為亦以豫命同知曹州

事見建炎四年

冬末三人素相厚汝為知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密疏其

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唐佐亘募得卒劉全宋萬僧

惠欽汝為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反尚書左僕射

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祇

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

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

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

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下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當從生貸死送潁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為邏者所得事泄亘亦當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為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為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為亘立祠名愍忠約

江南人也

此以唐佐附傳趙姓之遺史宋汝為忠嘉集葉夢得避暑錄話龔頤正忠義互錄及紹興

三年三月十六日唐佐妻田氏自訴狀參修但諸書各有所差互今並以史為正宋氏所錄云凌李遣兵卒劉全宋萬僧惠欽皆十餘往返後僧與卒為邏兵所得事泄凌李俱族滅此與姓之遺史夢得錄話俱不同田氏

自訴狀云去年六月蒙僕射相公差到姪孫凌憲將到蠟彈即時跪領後來已將回文去訖不期於八月中有取一南中秀才詣劉豫陳首蠟彈文字于九月十五日追夫凌徽猷前去勘問其本末遂高聲毀罵劉豫至十月十三日於界首斬了凌徽猷其狀詞皆與姓之所書合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按此則李亘之死當是僧與卒被獲而唐佐又自有告者特宋氏傳聞不詳耳姓之又云唐佐家屬各決脊杖二十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按田氏狀云隨母男王端人力陳德各決脊杖編管外田氏并男定國安國新婦周氏女子六娘小兒祖德所使人五人等並各枷項送穎昌府拘管則姓之所云非也遺史又載劉豫所出犯由云直敷文閣凌唐佐按此時未有敷文閣姓之亦小誤夢得錄話云李亘兗州人為劉豫守南京遷大名留守後謀歸本朝為豫族誅據會要載亘立廟事亦云偽齊知府事與葉書同然應

天自陷敵後即以唐佐守之或者亘先守大名而後代唐佐守應天已而被殺亦未可知今不得其詳且牽聯附見頤正書唐佐死狀差互已辨之見建炎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贈官詳其本日亘十年三月立廟今附見安道紹興五年贈官不得其被殺年月以其為應天鈐轄故因唐佐事遂為書之當考

辛丑秘書少監方閭為起居舍人左朝奉大夫張綱為

尚書左司員外郎綱金壇人尋命綱權監察御史

綱權
察官

日歷不見此據
左右司題名起居舍人汪洋坐草詞溢美罷為直徽

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事祖在九月辛巳

壬寅詔江南西路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以所部充都督

府統制官仍遣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楊揆往吉
州濟其軍食初中彥以討捕駐軍廣州脅制州縣供億
以萬計一路為之震擾朝廷撥隸楊惟忠李回岳飛孟
庾韓世忠李綱皆不稟命綱察中彥意樂為郡檄令權
知岳州中彥果至即械送獄遂并其軍揆仁和人也中彥
初見建炎三年十二月末其令聽李綱節制在今年十月壬辰被誅在十二月庚子而熊克小歷于九月乙酉
李綱止帶湖南安撫使已前書之實甚誤
也今移附本日綱行狀作張忠彥亦誤
左中大夫洪
炎為秘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久不至及是又申命之

詔待闕官權攝州縣職任者令長吏批書印紙違者無得調官用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請也

甲辰詔宣諭官所至有使相及前執政官知判州府者許出謁 是日金國通問使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州事

劉晏與諸將謀夜劫致堯于舟中奪其禮幣而去巡檢馬貴知其謀以告守臣武功大夫柴春率衆拒戰晏敗走俄而晏兵自子城出春鬪死錄事叅軍劉晟亦為所害晏遂攜所掠國信奔偽齊致堯還承州復治行而後

出境

此月辛亥劉光世奏至詔留承州聽旨癸丑詔光世遣赴行在十二月庚辰贈劉晟宣教郎與一資

澤思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統制
軍馬劉紹先充福州兵馬鈐轄朱勝非之謫九江也紹
先為守臣不之禮勝非憾焉紹先有部曲九千餘人至
是揀其壯者隸神武中軍而有此命 右諫議大夫徐
俯言比降鹽鈔指揮應商販淮浙鹽之未售者每袋貼
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臣謂立法太峻於

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為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竈到州縣日為始寄頓邸肆之鹽竈鹽主到日為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於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錢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三分 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建康當受宣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揀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准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蕃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

其軍執進屬吏事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

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

以其衆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

以進軍隸姚端在三年正月辛酉今併書之進

三年二月

甲午行遣

丙午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叅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

知建康府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

議郎御史臺主簿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

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

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略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垆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糴者上以詰崧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與度牒官價略相當故民不以為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史李靄按問靄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崧卿為欺乃有是命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黜而垆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州市征

崧卿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劄問崧卿在

七月辛巳命竊體究在十月庚辰今併書之 中興聖
政臣留正等曰御命而使膺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吏
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目之司
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癉惡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而無
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誕慢失職之誅庸可逭乎太
上皇帝獨運剛斷錮貶職秩則居是職者誰不知所戒
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監察御史充湖南宣

諭代施鉅也 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犒設明年四月塑

昭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
緡五次犒設銀絹二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為言乃

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於温州是月也先禘祭祠部員
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
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禘祭孟饗薦
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非故事也 是日盜張成入
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士擊之巡尉
曹修郭建皆為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後贈修建各
兩官錄其子久之愿自愬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趙鼎為江東安撫大使

兼知建康府許過闕 詔減落糴本關子價直之人賞

錢五百千許人告

慶元隨
勅申明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
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
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
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朱勝
非曰權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
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

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主謀畫誠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鯨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鯨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為固此其所恃也韓

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霍明為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仍詔規俟來春赴行在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

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端朝

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為承信郎赴

神武右軍自劾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
剋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敦復
治吏而不自白其長又不信朝廷批狀而自審於都堂詔
送吏部

丙辰權尚書刑部侍郎王衣罷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棐論其于刑名屢有出入又嘗
舉張汝舟每懷憤恨也 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

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經費私造抵罪從之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書言經營淮北五事一謂
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
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
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
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
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聲言取
徐邳而實取淮陽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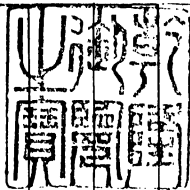
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
廬壽直搗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使
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
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
者就以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
年中原可定上納之 偽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

豫傳云是月以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按偽齊

錄有什一稅法進劄云阜昌四年五月權左丞范恭阜昌四年癸丑乃紹興三年則恭此年未落權字傳蓋誤

也
陽穀令李侏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
侏儔弟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六十五
六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膳錄監生臣汪葆

膳錄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
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
不敢議事其敢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
卿持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
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

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朱勝非間居錄云朝廷承

堂陛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遵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容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為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欵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嘲謔喧闐紛拏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凡事之云幾哥故事悉廢識者深惡之

己未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

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

肖胄兼工部在丁卯誼兼兵部

在庚午

御筆新除尚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秘閣知台

州璨之竒從子也時台州守臣屢以不才罷會燦召對
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其名為長史
少尹論者以為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命
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璨交結梁師成師成所
蓄古今書畫最為富有常置璨於門下為辨其真偽命

遂格

臣僚駁璨所議在十一月辛亥俯初論璨
奪職在此月庚午罷郡在辛未今聯書之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

理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
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輝令盡心獄訟毋致
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
開講日如舊 右承事郎陳正由試尚書屯田員外郎
以其父瓘任諫官言京下誤國特錄之也 詔湖廣縣

令闕官處令提刑司限半月具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
任自喪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右職攝之論者以

為言故有是旨 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
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為左中奉大夫 是日盜陳顥破武
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嬰公孫杵臼於
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
敵難歲滋巡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
繁加以盜賊干戈誅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

以思當食而嘆雖詔書寬恤赦令蠲除以時而下尚慮
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墻壁使吾惻怛哀矜之意不
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寔惠朕甚愍之肆簡忠
信之使分路循行逮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
問俗宣布德意付之以親札之歷使舉按必書以稽其
殿最丁寧告戒躬臨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
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
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示以勸懲隨其

情修加以誅賞爾乃狃於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
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
忽左承奉郎虞灑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灑與沈長
卿石公揆同召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尚懷朋附呂頤
浩曰惟灑答所問長卿乃於題外別叙四事皆是自外
準備公揆文詞荒畧不可與選乃詔長卿已為李綱所
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灑奕子奕錢塘人工部侍郎公揆會稽
人也長卿已見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

憂勤庶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為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臺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才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能還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于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

雖更數年兵荒盜賊之禍而流落湮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以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具申尚書省 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尚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為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干租課與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儻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

乃橫斂暴取以蠹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推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糴買犒賞賜予之類悉取於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實數甚微臣愚願詔諸監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趲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剗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

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榷其鹽歲為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秘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毋得少有觀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榷也知定海縣蓋文淵

嘗以為言張守時為安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

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

用孫近言置象

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建言在今年閏月二十五日此據會要日歷無之

是日偽齊劉

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為大

總管府先鋒將

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闕大鈞待罪狀修入

先是金房鎮撫

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

商號陝華州彥遣屬官高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號至紫

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

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

彥明年二月朔以勦殺董先復商州除軍職未

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董先為偽齊召去遂乘虛以取商州或先為彥所困而棄城依豫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因迫乃降恐誤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為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間為侍

御史言事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

京附黼貪墨著聞不可污論駁之任命遂寢和安大

夫柴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填新荆闕繼

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為尚書
吏部郎中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為郎時初得
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
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檢點魏孝純除名郴州編
管先是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
大理治罪孝純具服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
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已已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
世忠有功宜厚賜予朕昨遣中使賜帶笏狨坐以寵之
矣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
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
械十七八九未幾敵分三路進兵江浙兵皆散而為盜
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
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
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

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邵清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

捷於淮向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年不至淮向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臯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

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
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

為深惜者也

顧浩此疏在今年而不得其月熊克小歷繫之二月末間恐誤疏稱韓世忠已到行

在當是此時若二月則世忠尚在湖南不應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疑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今改作巨師古庶不抵牾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
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

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
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
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
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
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為後法乞依故事施行
上從之 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參知政事孟
庾言亮從其父勦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 禮部尚書
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

給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失當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按吏為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按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弊為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

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贓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

行事遂止

刑部議下在明年正月辛亥

戶部尚書黃叔教請做在

京法應見緡出臨安諸門者五千已上收其稅匿不自
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日詔見緡出門毋得過十千
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畧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衆數
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
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諳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

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

熊克小歷云詔伯彥知廣州未拜會盜數萬侵廣東

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撰伯彥墓碑之詞非其實也今以伯彥自奏招安事修入狀在日歷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也臣留正等曰創業中興殊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削平僭叛混一區宇與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且欲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炎祚三紀之間方內晏然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於圖復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

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
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
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
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
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付有司卿等當
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
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
至都堂給劄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

曰謹奉聖訓 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勲時願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

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
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
農耕未盡復淮甸鹽筴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
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
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

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

中興
聖政

臣留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時而
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以中興於
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
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艱難之初敵騎

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
挫其銳鋒而奪敵師之氣敵肯為前日之和哉暨金亮
渝盟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太上
決親征之策致彼兇徒自相殘戮聖上繼承繼興師討
敵肯為今日之和哉太上皇帝謂中興
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秘閣修撰知

臨安府宋輝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
諸司應副本府支使竝移蹕日如舊從之 詔吉州權
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唐輝守左司諫 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 右司諫劉棐
充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
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
供錢不足乞以轉運司移用錢依條限補解如漕司別
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按劾從之 詔淮浙鹽場所出鹽
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
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

部尚書黃叔教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命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留提舉官董旻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

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

以聞詔網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

此并據網行狀不得其日

按史綱以十一月癸酉奏步諒解甲公參故且附此

網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

醴陵縣張覲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贓吏稍戢網延見

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

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

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昺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

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

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
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
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乞合兵討
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
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
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為言詔統元祐石
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 詔江東西宣

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瑑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寔狀命

遂寢

王明清揮塵錄誤以松年所奏為張澂已辨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郎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尚書

考功員外郎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忠范汝為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為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戩之妻皆為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閏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秘書少監洪炎兼權 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靄素無行檢詔靄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通直郎新通判溫州陳楠

直秘閣棟機弟也為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言中秘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棟雖久在軍中宣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量行轉官從之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寔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奸賊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

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
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
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索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
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彊明官徧歷所部徽言請州縣已
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
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
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
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寔惠及民可依所奏

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草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本朝

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
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
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
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
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
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
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
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

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

六年乃成

熊克小歷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家大事願留

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按克所書止據藻墓誌與日歷不同兼藻奏疏亦稱昨於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藻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江浙

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

三副之直 是日皇兄左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

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初修城

池按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為民田已久閩土砂磔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弊請俟他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令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為難事遂止

宗臣建此議時為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輟視朝二日贈觀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叙宣和末棄官為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乃復令出仕

叙出仕在明年六月己亥今併

書
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焯請常平米賑
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顥等犯梅州圍其城守臣右承務郎劉安
雅命取鈎吻草研取其汁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
賫牒索金銀鞍馬安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
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圍遂解

安雅四年六月丙戌減三

年磨
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